

青春不会散场

四月的风,已经带着初夏的热气,轻吹过花开扑鼻、满目葱茏的咸宁城乡。就在这“不风不雨正晴和,翠竹亭亭好节柯”的谷雨时节,我们这群原咸宁地区温泉中学1976届高(二)四班的老同学,停下晨钟暮鼓的脚步,放下含饴弄孙的琐事,从四面八方来到太乙天沐温泉,共赴一场毕业50周年的欢聚。

回望50年前,那个镌刻在心底深处的年份,是我们青春岁月最滚烫的底色,是我们人生旅途最纯粹的开端。那时的我们,风华正茂,意气风发,身着朴素的衣衫,怀揣滚烫的理想,坐在教室里,听老师娓娓道来,听粉笔簌簌落下,看窗外四季更迭。那时的校园,远没有今天这般美丽恢弘、绿树浓荫,也没有今天的学业紧张和高考冲刺,没有空调暖气,没有晨读夜习,泥土操场印着我们奔跑的脚印,老旧课桌刻着我们青涩的心事。课间十分钟的嬉笑打闹,课后放学的结伴同行,年少懵懂的纯真期许,还有临近毕业时释放的暗恋情愫,都简简单单,却刻骨铭心。

自那以后五十年来,岁月更迭,世事变迁,我们各自奔赴人生不同的赛道,各自扛起生活的风雨行囊。有人扎根故土,默默耕耘,守一方烟火安稳度日;有人远赴他乡,闯荡打拼,凭一腔热忱奔赴前程;有人深耕事业,兢兢业业,不负韶华不负初心;有人相守家庭,操劳半生,抚育儿女

我的一九八四

一九八四年,是我刻骨铭心的一年。上半年,我还是一个懵懂青涩的学子;下半年,我已是一名站上讲台的人民教师。岁月匆匆流转,转眼已临近退休,想起我的一九八四,心底依旧漾满温柔,满是念念不忘的温馨。

那年六月,蝉鸣在高大的梧桐树上声声聒噪,盛夏的风拂过蒲圻师范的校园,也吹来了离别的序章。同窗们陆续收拾行囊,踏上毕业返程的路。即将离开朝夕相伴、埋头苦读整整三年的校园,心头翻涌着万般不舍。三年师范时光,最难忘的是传道授业的诸位恩师。每一个老师的模样,至今历历在目。

师范三年,学校始终恪守“学高为师,身正为范”的校训,从严治学、从严育人,同学们也从未有半分懈怠。清晨,校园里书声琅琅;夜晚,教室里笔声沙沙。周一至周六的课程排得满满当当,每一日都过得充实而忙碌。班主任田逢甲老师,有三件事雷打不动、日日坚持:耐心纠正我们的字音语调,严格督促我们练好毛笔字、写好粉笔字。师者用心良苦,只为让我们练就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,一手规范漂亮的粉笔字与毛笔字。年少时我们还偶

香椿树下光阴老

近几日,风一直很柔,拂在身上,暖洋洋的。妻买菜而归,带回一小把香椿芽,晶莹剔透,鲜嫩翠绿。

午饭,吃着妻做的香椿芽菜,不禁直蹙眉头。满口的青草味,没了以往乡下老家采撷的那种浓香。心里瞬间就明白了,原来,这是菜商从外地运来的大棚香椿芽。

儿时,我家后院里,就有一棵歪歪扭扭的香椿树。每年春,燕子北归,四处衔泥的季节,香椿树已吐出了新绿。叶芽稍微壮实一点时,扯一片,送入鼻下,就可以闻到浓郁醇厚的香味儿。母亲似乎有点急不可耐,早早地掰扯了一些,焯水后剁成碎末,撒上辣椒面,泼少许油,再加上盐醋,一道香椿芽菜就做好了。早饭,用馍蘸着吃,香极。中午

孝顺双亲。这一生,我们历经风雨坎坷,尝遍世间百味,看过世事繁华,也熬过人生低谷,青丝慢慢变成白发,容颜渐渐染上风霜。走过半生才深深懂得,世间所有情谊,唯有同窗最真。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无论身份如何不同,无论相隔千山万水,只要提起温泉中学,只要说到高(二)四班,心底依旧温热,眼眸依旧明亮。

为了这场跨越五十年的重逢,班里热心的同学自发组成了筹备组,早早就奔走张罗,联系场地,琢磨日程,斟酌细节,只为让每一位参加的同学都能尽兴而来,欢欣而返。

在《青春不散场》的音乐声中,一场温馨真挚的座谈会如期举行。大家依次发言,轮流畅谈。有人说起当年课堂上的调皮趣事,引得全场哄堂大笑;有人谈起半生打拼的风雨坎坷,让人心中感慨万千;有人诉说多年牵挂的思念之情,听得众人眼含热泪。聊着聊着,仿佛又回到那个纯真的校园年代,那些尘封多年的往事一一浮现,那些久未提起的回忆鲜活如初,原来无论时隔多久,那些刻在青春里的记忆,永远不会褪色,那些藏在心底的同学之情,永远不会变淡。在这里,没有身份高低之分,没有贫富差距之别,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,老同学。

欢聚的高潮,历来是文艺联欢,唱歌跳舞轮番登场,欢声笑语此起彼伏,整个

有怨言,如今细细思量,才懂那是为我们一生,奠下为人师者的底气与根基。

那时没有手机,没有网络,难得的周日,便是我们最自在的时光。结伴在羊楼洞老街上漫步,脚步踏过青石板,踏出嘎嘎声响,思绪顺着茶马古道,飘向古远时光;一同跑步前往石人泉,回味古老的神话故事,为青春添上一抹浪漫底色;偶尔徒步走到赵李桥,坐上一趟绿皮火车,任由梦想顺着铁轨驶向远方;最爱坐在河边静静读书,看流水潺潺,风拂柳枝,尽享人间春日美好;也常常登临松峰山,俯瞰漫山万亩茶园,与同学指点江山、畅谈人生理想。

七月满是等待,我们几个通城的同学,仿佛早已心有灵犀,格外珍惜这最后的相聚时光,挨家走访相聚,也趁着机会开阔眼界。第一次见到枫树屋里的参天古枫,目睹磨桥的雄伟壮观,踏过广袤的阔田畈,探访心向往之的桃花源。七月底,毕业分配通知如期而至,我被分到了最为偏远的黄袍中学。

黄袍山群山环抱,山野清幽,草木葱茏,田垄连绵起伏,山间的清风干净又纯粹。踏入旗杆山下的校园,我正式成为一名中学教师。入职第一年,我接手了三个初二班的物理课,还兼任全校的体育课。

若浇在面中,就是一碗香气四溢的香椿面。

童年,有些少不更事,总是在心里埋怨母亲每天只会做一道香椿芽菜,让人腻味心烦。许多年后,才逐渐明白,彼时,并不是母亲小气,而是此季,除了吃香椿芽,家里实在是没有什么菜可以端上桌了。青黄不接的日子里,能有一盘香椿芽菜,也不失为农家人餐桌上一道靓丽的风景。节令进入清明后,香椿芽的叶片才逐渐壮实起来。有的从墨绿,渐变成了铁锈红。那时候,巷子里没有香椿树的人家,就会拿着长镰到我家来勾摘。勾下的香椿芽,嫩嫩的枝叶落了一地,红中带绿,绿中含红,温润如玉。

我家的香椿树枝繁叶茂,反正也吃不完。母亲就会分成很多把,送给巷子里的

现场暖意融融,热闹非凡。昔日班里爱唱歌的同学纷纷登台献唱,熟悉的歌词,熟悉的曲调,瞬间勾起所有人的青春回忆,跟着节奏一同合唱。全体同学参加的《二十年后再相会》更是把现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。最让大家乐不可支的是三句半节目。校园趣事、班级日常、年少糗事、半生经历、重逢欢喜都写进三句半里。台上表演者神情投入,动作诙谐,一句句台词朗朗上口,一段段说辞趣味十足;台下老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,掌声不断。诙谐幽默的说辞,夸张滑稽的动作,引得大家捧腹大笑。而看到他们忘词的窘态,更是笑得前仰后合,忍俊不禁。

在“梓有集·检松之屿”草坪上的拍照环节,定格了这欢聚的美好瞬间,珍藏了五秩重逢的记忆。集体大合影、分组小合影,留存了一个个温情瞬间,记录了一幅幅动人画面。

三天相聚时光转瞬即逝,美好的相逢总是格外珍贵。在贺胜桥,文火慢炖、汤汁醇厚的鸡汤,成为告别的午餐。老同学们围坐餐桌,以茶代酒,频频举杯,共致青春,共敬岁月。相聚的时光美好又短暂,离别的时刻不舍又眷恋,但我们深知,今天的离别不是终点,十年后再见已成共识。五十年我们已然相守相伴,人生之路我们仍会风雨同舟。四月里的这次相逢,深深镌刻在我们心底,成为青春没有散场的穿越记忆。

初到黄袍,一切都充满新鲜感。白水岩瀑布去了一次又一次,在潭边嬉戏玩耍、捡拾鱼儿化石;黄家祠堂走了一趟又一趟,在老屋中聆听红军故事,和学生家长闲话家常。攀过华罗寨,探过鹿叫声;登临天潭,在兰若古寺前的红豆杉下捡拾红豆;走访润田,在润田大屋旁的银杏树上采摘白果。周日里,我和几位年轻教师有时会与学生上山打板栗、下河捉小鱼,满是山野乡间独有的纯粹与快乐。

那年,我第一次领到工资,每月四十一元。这笔钱放在如今,微薄得不值一提,可在当时,已算是一份不错的收入。我清晰地记得,把第一个月工资交到母亲手里时,满心欢喜地对她说:“妈,咱们攒一年钱,就能买一台电视机了!”那时一台飞利浦的黑白电视机,需要人民币四百元整。说那话时,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的憧憬。

四十年光阴倏忽而过,黑白电视机早已走进博物馆,可羊楼洞青石板上的脚步声、黄袍山间的清风与板栗香,还有把工资交给母亲时,那份满心的期许与热忱,依旧在心底熠熠发光。

感谢我的一九八四,给了我人生出发的勇气,更成为我一生坚守的初心底色。

左邻右舍。

儿时的农村,留下了太多的苦难经历。而春日里的一盘香椿芽,让人回味无穷,又让人魂牵梦绕。

前几天回家祭祖,站在老家的香椿树下。心中感慨万千。树还是那棵树,却已是曲干虬枝。还有老家的旧院落,满目疮痍,破败不堪。其实,香椿树下的我,也老了,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,鬓角也已泛白。我不知道,院中的香椿树,它到底经历了多少风雨,而又有多少光阴,在我的睡梦中悄然溜走。

当我伸手摘下一片香椿芽时,好像又回到了曾经的旧时光里。

走进老屋的上房,童年的欢歌笑语似乎又在耳畔响起。可当看到桌上父母的遗像时,突然间,就止不住泪流满面。

大幕山,那份藏在杜鹃花里的信仰

熊高旭

人间四月天,大幕赏杜鹃,周末,在春意盎然的日子里,趁着天晴,跟着母亲和舅舅一起去咸宁大幕山探寻山野春色。

在车上就听我母亲说,大幕山是红色革命老区,满山杜鹃花开了,群山尽染,灿若云霞,原来那片入心的殷红,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。想象着那般万紫千红的美景,还有那些动人的革命故事,我不禁心驰神往起来,对大幕山印象除了野樱花的美之外,又多了一份敬仰与期待。

经过近2个小时车程,来到了杜鹃园。一下车,映入眼帘的便是山中绿一片红一片的盛景,路边2米多高的石壁上,“大幕山红杜鹃”赫然在目。看到入口处上车队排成长龙,游客们接踵而入,将大幕山围得水泄不通,我索性爬上石刻边,就着垂下崖壁的花儿,照张定格向往的相片。

沿栈道的几百级台阶拾级而上,还是人潮拥挤。路边的杜鹃花,红得透紫,像七八月大孩子的脸蛋,红得吹弹可破,吸引人去靠近,去呵护。放眼望去,一群远道而来的夕阳红旅游团的爷爷奶奶们竖着小旗帜,穿着统一蓝颜色的服装,又唱又跳,给大幕山增添了一抹别样的风采。我和母亲相互鼓励,随着人群向美而行。

路边的杜鹃花也从山脚的稀稀落落变得稠密而热烈起来,有的枝干纤细柔韧,错落斜伸,不枝不蔓;有的株形玲珑雅致,丛生而聚。只见五片花瓣呈漏斗状合生,瓣片圆润舒展,花心纤细突出,或含苞凝露,或绽蕊迎风,满树绯红叠翠,烂漫夺目,形成了一簇簇火团,点缀在山间,正应杜甫那句“江碧鸟逾白,山青花欲燃”了。

“夜半三更哟,盼天明;寒冬腊月哟,盼春风;若是盼得哟红军来,岭上开遍哟映山红……”突然,一曲深情的《映山红》划破天际。母亲是个性情中人,一见花开美景就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革命歌曲,悠扬的歌声回荡空山花谷。母亲边唱边拍视频图片做宣传,恨不得把满山的美景分享给更多人,把这里的革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。

咸宁大幕山是鄂东南重要革命根据地,在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均有可歌可泣的故事,留下红军洞、红军医院、苏维埃旧址等遗迹……一路前行中,听着母亲讲的关于大幕山的红色故事,我思绪万千,脚下更有力量了。

继续沿着小径往山上走,花儿越来越艳,景色越来越美。特别那棵被誉为“杜鹃花王”的花,树盘径占地面积大,花开艳丽,恰似天宫落下大团彩云,吸引一波又一波游客为之歌唱,与之合影留念。在“花王”不远处,从山中涌出一缕清泉,沿着山间的石缝,游走在草叶之下,丝丝缕缕透着凉气,叮叮咚咚跳跃山涧,在阳光的照耀下,折射出宛如珠宝般的光芒,又如抛出的一条玉链,让人欢喜,给人遐想。

漫步花间,有的年轻父母带着孩子在花下拍照玩耍,讲着红色故事;有的情侣正在杜鹃丛中呢喃,憧憬未来幸福;有的老人则席地而坐,在花影树荫下乘凉,享受老年时光;还有些美女主播们,笑落花丛,与花争俏,就着花景拍短视频,那一个个动作,那一个个笑颜,那一处处私语,不正是人们对春天最好的回应么。
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?或许是传承的红色基因,或许是不变的红色信仰,或许是人们对家乡的无限眷恋和热爱。我想,可能皆有之吧。因为,这才是家乡咸宁春天里最美的底色,也是藏于我记忆深处的最暖的乡愁。

游强进

谭永西

王立乾